

株 洲 文 史

第
13
輯



株 洲 文 史

第 十 三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湖南省株洲市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三月

封面题字 刘人要

封面设计 刘人要

主 编 罗章生

责任编辑 周邦发

校 对 罗传卫

株洲文史 第十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株洲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18万字

1989年3月印刷 印数 1—2000册

封面印刷 中国包装工程学院株洲美术印刷厂

正文印刷 湖南省财会学校印刷厂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 湘株文准(1988)4号

湖南省株洲市内部报刊登记证(1989)8号

株洲文史

第十三辑 目 录

· 教 育 今 古 ·

- 醴陵兰谊中学……………张恒青 刘力行 (1)
醴陵遵道中学的片断回忆……………刘冰冠 (7)
醴陵女高的少年生活……………旷璧城 (15)
回忆醴陵铁肩中学……………沈献捷 (19)
茶攸安酃联立简师始末……………周培道 尹勤茂 (34)
茶陵第一所县立中学兴亡记……………吴 昆 (43)
茶陵首善镇中心学校的回忆……………吴 昆 (48)
湖南第二保育院在茶陵……………齐 新 (68)
醴陵简易师范驱逐校长欧阳键记事……………刘正伦 (80)
龙潭书院变迁……………方学波 (88)

学 海 风 云 录

- 彭柏山传略……………龙书化 (92)
孤光自照 肝胆皆冰雪……………胡 风 (97)
彭柏山创作《战争与人民》的艰苦过程……………朱微明 (101)
我与彭柏山在青少时代的交往……………龙书化 (114)

· 教 坛 精 英 ·

- 李友梅先生传略……………曹端文 (120)
呕心任教育 沥血事编译……………陈君彬 (126)
忆李友梅先生……………陶懋炳 周 瑾 (136)
我所敬佩的老师李友梅……………孟庆德 (144)
师有爱心如火烈——怀念李友梅老师……………谭彬生 (147)

株洲文史

第十三辑 目 录

· 教 育 今 古 ·

- 醴陵兰谊中学·····张恒青 刘力行 (1)
- 醴陵遵道中学的片断回忆·····刘冰冠 (7)
- 醴陵女高的少年生活·····旷璧城 (15)
- 回忆醴陵铁肩中学·····沈献捷 (19)
- 茶攸安酃联立简师始末·····周培道 尹勤茂 (34)
- 茶陵第一所县立中学兴亡记·····吴 昆 (43)
- 茶陵首善镇中心学校的回忆·····吴 昆 (48)
- 湖南第二保育院在茶陵·····齐 新 (68)
- 醴陵简易师范驱逐校长欧阳键记事·····刘正伦 (80)
- 龙潭书院变迁·····方学波 (88)

学 海 风 云 录

- 彭柏山传略·····龙书化 (92)
- 孤光自照 肝胆皆冰雪·····胡 风 (97)
- 彭柏山创作《战争与人民》的艰苦过程·····朱微明 (101)
- 我与彭柏山在青少时代的交往·····龙书化 (114)

· 教 坛 精 英 ·

- 李友梅先生传略·····曹端文 (120)
- 呕心任教育 沥血事编译·····陈君彬 (126)
- 忆李友梅先生·····陶懋炳 周 瑾 (136)
- 我所敬佩的老师李友梅·····孟庆德 (144)
- 师有爱心如火烈——怀念李友梅老师·····谭彬生 (147)

回忆父亲教育我的几件事·····	李忠华 (152)
忆先父李友梅二三事·····	李修兰 (161)
忆先父张德光教授·····	张有京 (168)
深切怀念张德光老师·····	贺湘楚等 (181)

· 艺 文 天 地 ·	郎世宁金画在茶陵失落的前前后后·····	曹敬庄 (184)
	我所知道的彭国栋·····	李文开 (206)
	茶陵湘剧史话·····	刘振详 (219)
	花鼓戏《柴山恨》的创作经过·····	周德明 (226)
	我在《酃县民报》工作的回忆·····	郭达夫 (229)

· 医 卫 春 秋 ·

勤求古训 博采众方——我的医学生涯五十年··	张其昌 (231)
酃县老中医尹若霖生平事迹·····	尹德琳 (249)
陈家明及其膏子眼药·····	陈续平 (255)

醴陵兰谊中学

张恒青 刘力行

兰谊中学座落在醴陵北乡清安铺，四面山环水绕，景色优美，是一个理想的教学环境。为刘姓私立。刘姓是清安铺的望族，1918年任护法军零陵镇守使的刘建藩、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国民党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及福建省政府主席的刘建绪，都是清安铺人，至于任过国民党师、旅、团长及县长的人就多了。旧社会当地流传一句话：“站在清安铺垅中间喊一声老太爷，到处都有答白的”。那时，一定要有儿子当上大官，父亲才能享有“老太爷”的尊称，可见哪里刘姓当官者之多。

要说兰谊中学，必须从兰谊小学谈起，因为兰谊中学是从兰谊小学发展而来。

兰谊小学始建于1898年（清光绪24年），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当时留学日本名古屋大学的刘巨成先生回到乡里，鼓吹教育救国，得到族人的赞赏，由刘氏家族出资，按照日本学校建筑式样，起了兰谊小学。这是醴陵最早兴办的“洋学堂”也是湖南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洋学堂”之一。学校成立以后，采取西洋先进教学方法，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以设备完善，教学得法而负盛名。民主革命将领刘建藩、著名革命将领左权、革命前辈

张恒青：系醴陵市三中退休教师。

刘力行：系醴陵市八步桥乡卫生院医师。

张子意、已故省政协主席程星龄，都曾在此校就读。1940年刘氏全族协议，增设中学。他们用了两年时间，在离兰谊小学不到半里的接龙庵附近，建设了一座包括一栋大礼堂、两栋教学大楼的中学。校舍设计师是专门从长沙请来的。礼堂采取欧洲古典建筑式样，礼堂楼上为图书馆和实验室。三座大楼品字鼎立，富丽堂皇，布局合理。全部建设经费皆由刘建绪（当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出资，并集本族各级祀会田租千余石为基金，于1942年8月正式招生开学。招收男女生二班，由在长沙任省督学的刘卧南兼任首任校长。兰谊中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由刘氏绅士组成的董事会，刘建绪任董事长，刘运升任代理董事长。1944年7月，醴陵沦陷，日寇盘据清安铺，校具摧毁殆尽，校舍也受了很大破坏，楼板门窗全部被烧，因此学校停办半年。1945年2月，迁到赵家坡复课，同年8月，日寇投降。9月，迁回清安铺刘祠上课，1946年校舍修复，由刘祠迁回原校址。

兰谊中学首任校长因是在长沙任省督学的刘卧南兼任，无法亲躬校政。随后校董事会认为，必须有专职校长才能把学校办好，1943年2月，匡正民先生受董事长刘建绪聘请接任了校长。直至1948年7月，校董会又改聘刘励忠先生接任校长，因他是在长沙第一中学校长来兼任兰中校长的，于是又引起兰中校董会的异议。1949年2月，又聘请匡正民先生回校任校长直到解放。

兰谊中学创办以后，由于刘建绪的大力支持，不但校舍建筑好，而且图书仪器都很充足。解放后接管兰谊中学时，有图书一万一千多册，物理、化学、生物等仪器都比较完善，又先后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教学能力强的老师。如英语教师邓公先、语文教师蓝涤元、数学老师易哲安、生物教师刘竟溪、体育教师郑重、音美教师汤其炳等，因此学生的学习质量较高。

由于兰谊中学是一所私立学校，校长各方面都受制于校董

会。而校董会又是由刘姓绅士组成，宗族势力很大，在人事、财经方面握有实权。在人事方面，他们任人唯亲，根据自己的好恶聘任教师。如1947年上期，易哲安老师因在背地议论过董事刘守先女儿，刘守先得知，坚决不肯聘任。又如兰小教师张石顽，素不向权势低头，穿着不爱讲究，有一次背着一个琴笛袋，拖着一双旧布鞋，路遇董事刘运升，张不独不予理睬，反而争着走大边（旧时以左边为大边），刘运升火冒三丈地说，叫化子一样的人当得什么教师，也不肯聘任，但因缺乏教师，开学二周后才延聘来校。其实张是一位有学识有能力的教师，解放后曾任湘潭师专校长。

至于经济方面，更是谈不上公开。反正是刘姓私立，政府不会过问，别人更无权过问，贪污侵吞、中饱私囊之事都是公开的秘密，这些问题为以后的清校产、查贪污，开展夺权斗争埋下了伏线。

兰谊中学是在抗战的烈火中诞生的，青年同学目睹日寇的罪行和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无不感到悲愤。特别是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镇压学生运动，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激励着兰谊中学的广大师生。这时，校内已有中共地下党员的活动，师生们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蓬蓬勃勃地开展了爱国民主运动，对学校的腐败现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45年下期，出现了打倒训育主任余明鉴的学潮。当时余担任三青团区队长和训育主任，是一个效忠蒋介石的顽固分子，经常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教育，对进步学生采取高压手段。一、二班进步学生唐际植、刘奇群、刘奇武、刘勋政、刘奇质、苏文介、陈建虎等提出在刘祠上课教室里光线太暗，影响学生视力，要求更换教室，余明鉴不但不接受学生的合理意见，反拿出手枪来威胁（余经常佩带手枪），学生怒不可遏，将余打了一顿。事后代理董事长宣布解散一、二班，开除进步学生唐际植、刘奇武。因遭到全校师生的反对，这项决定才未能实施。余明鉴也没有担任训育

主任了。

师生们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对于学校某些不得人心的措施越来越不满，采取了许多办法进行斗争。对于经过层层盘剥而后承包给别人办理的伙食，同学生利益有直接关系，大家议论纷纷，1948年上期，终于在学校墙壁上也出现了“三餐冒油豆腐汤；肚子里面响丁当”，“油饼大王刘昆岗”（刘为总务主任）等顺口溜，学校假装没有看见，不予理睬，于是杨昌道等同学便挺身而出，提出质问，全校学生哗然。学校采取高压手段，把即将毕业的杨昌道、凌庆伦、姚楚桃等八个同学开除，但其中杨昌道是董事刘晓初的外甥，只得网开一面，准他们读跑学参加毕业考试，但不发给毕业证书。这八个同学虽然遭到这种挫折，但并不气馁，下学期都考上了湘东高中继续深造。作为这场风波的余波是在这期的毕业典礼上发生的。在毕业典礼上，刘运升以代董事长的身份登台演说，大放厥词，胡说什么这期结局较好，好比一口塘里，除去了几条顽鱼，这口塘便风平浪静了。不过学生闹事，教职员工也责无旁贷。刘运升讲完，邓公先老师迅即登台，正颜厉色，大泄积忿。他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毕业的，口若悬河地讲了一个多钟头的教育心理学，借题发挥，全部反驳了刘运升的讲话，刘运升理亏，不得不当场道歉，这场舌战，大张了正气。

1948年冬，又发生了第十班学生集体逃避迎接刘建绪事件。这年冬天，刘建绪从福建回乡，学校强迫全校师生到火车站列队欢迎，十班学生不愿去，当队伍行至甘露冲时，十班学生纷纷离队上山。事后，学生张启球等受到了记警处理。

在全国学生运动高涨的推动下，兰谊中学的学生运动，逐步走向社会，进入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进步民主运动的行列。大约是1947年5月下旬，“湘东中学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委员会”派出刘奇群、刘勋政、王泰诚、刘奇质、唐

际植等进步同学，到兰谊中学串联，他们首先找到邓公先老师，得到他的支持、鼓励，在校园内张贴了宣传品，又找到校长匡正民，请他支持，并于当晚在学校会议室召开了教职员会议。会上，由湘东中学学生说明该校老师支持学生正义行动的情况，邓公先、蓝涤元等教师明确表态予以支持。大多数老师都表示同情，校长匡正明也没有明白表示反对，只是说会影响学生的学习。第二天，又分别在学生积极分子中进行发动，约好在6月1日组织同学到湘东中学会师，参加“六·二”全县学生大游行。但事态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临到既定的游行日期时，学校采取了“考试”加威胁的手段阻止学生进城。但是6月1日仍有上百名同学（当时全校只有学生240名左右）冲破阻挠，翻墙、破门赶到湘东中学，参加了第二天的游行示威。

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校内有进步教师的支持，校外有进步人士经常来校串联，学校的民主空气逐渐浓厚，学生思想逐渐活跃。墙壁上出现了“到延安去”、“拥护延安政府”的粉笔标语，班刊上也有以“解冻”、“觉醒”命名的进步文章，在一些集会场合，学生也敢大胆提意见。学校当局也不敢出面阻止，很多事情，只作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算了。

1949年春，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被迫下台，南京政府演出了一幕假和谈的闹剧。湖南学生以“要求真和平，反对假和平”为主题，展开了斗争。兰谊中学在兰中校友会 and 校内邓公先、刘竟溪、易哲安、蓝涤元、黄莺等教师的支持，以及湘东学生会代表的联络发动下，有100多名同学参加“四·二八”大游行，为兰谊中学的进步学生运动，写下新的篇章。

1949年7月底，随着醴陵的解放，兰谊中学也翻开新的一页，兰谊中学从刘姓宗族的势力下被接管过来。由党外人士宋家

修任校长，党员李华友任教导主任兼物理化学教员，党员潘幻元、张郁兰分别任语文和政治、英语教员及思想政治工作和社会宣传工作，这4人都是由县城调去的。学校原有两名党员易哲安、刘勋政。易是该校老数学教员，刘为当地土生土长的青年教师，他们都熟悉学校情况，重点抓师生的思想工作和团结工作。学校除原有的英语教师邓公先、生物教师刘竟溪、语文教师蓝涤元、史地教师黄莺、音美教师汤其炳、事务员余恒德、校医刘力行外，又增聘了数学教师张宪松、体育教师张恒青、英语教师张维等，这些新教师都比较年轻，其中还有两个大学刚毕业和大学肄业的，给学校增强了活力。1950年上期又聘请了思想进步，业务能力强的沈献捷、邓玉冰两位老师。

接管兰谄中学时，学生原有5个班，这年下期又招了一个班，共6个班，学生近300人。师生员工的政治热情很高，表现在学校工作很快走上轨道，学习空气很浓厚，师生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先后向部队输送了几批学生，当时参军的学生，现在有些成了师团级领导干部。学校也积极领导师生们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如进行文艺宣传，巡回演出了大型话剧《穷人恨》、歌剧《白毛女》等。还办了校外黑板报和农民夜校。校医给学校附近群众看急诊，对贫苦农民分文不取，个别确实生活困难的，教员自动解囊相助。特别是1950年春荒时，学校党支部动员全校师生自愿每天一粥一饭，节约粮食支援极贫户度过难关，粮虽有限，但表达了浓厚的阶级感情，群众反映非常强烈。

人民政府对学校的发展也非常重视，拨了田土和专款给学校，修建了一个面积为6000平方米的操坪。打了一口深水井，结束了学校师生长期以来饮用不卫生的艸官河水的历史。

1951年2月，兰谄、斯陶两校合并，改名为湖南省醴陵县第三初级中学，从此，兰谄中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醴陵遵道中学的片断回忆

刘冰冠

醴陵遵道中学是美国基督教会遵道会在醴陵开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其前身是遵道小学，创建于1906年。8年后改为遵道中等预备学校，1922年才改为遵道初级中学，简称遵道中学。我于1935—1937年在该校学习3年，后又于1946—1950年在校教书5年，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的事情不少，现就记忆所及简述如下。

(一)

我是1935年春考入遵道中学的。当时，醴陵只有两所中等学校，一是醴陵初级师范学校，简称“醴师”；一是遵道中学。醴陵学子小学毕业之后，如果不考这两所中学，就要到长沙去求学。我在家里是独子，父母视如珍宝，不放心我去外地求学。再说我当时年仅15岁，也不敢去外面闯。我想读了初中读高中，再考大学，读醴师当然非我所愿，唯一的只有考遵道中学一条路，别无选择。

遵道中学既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办校的目的自然是为教会服务的。当时，美国遵道会在醴陵除了办遵道中学之外，还设立了福音堂和遵道医院，后来又办了一所成德小学。他们这样

刘冰冠：系醴陵市文化馆退休干部。

做，很显然是想在中国培植一批亲美、崇美的虔诚的基督教徒。我进遵道中学的时候，学校的教职员工几乎全是基督教徒，学生中大多数是教徒的子女。这些教徒子女，在学习和生活方面较之非教徒子女享有各种特殊待遇。如免费入学，家境困难的有生活补助；有病时，可以免费或半费去遵道医院诊治；违反校规可以从轻或免于处分；学习成绩差的可以不留级，成绩较好的可以保送进教会高中，将来还可以进教会大学或去美国留学等。这些规定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不少人当时就是这样加入基督教会的。

在遵道中学里，美国传教士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都是校董会的主要成员，学校的经费开支、教师的聘任与辞退、学校招生以及开展宗教活动等，都必须向他们请示汇报。1935—1937年，驻校美国传教士叫范礼门（V·L·Farnham），1946年以后，先是孙德山（A·R·Sundberg），继任为肖国治牧师（英文名字忘记了）和柯小姐。肖国治牧师兼任过学校会计，柯小姐也担负过英语讲课。那时，学校校长基本上都是按洋教士的意志办事，尤其是姚春华担任校长以后，经常出入洋教士之门，一切听从他们的旨意。

该校的课程与其他学校相同，只是每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必须开展宗教活动。每年的复活节和圣诞节则搞大规模的纪念活动，信教的师生员工必须参加，不信教的学生也鼓励参加，或由信教的同学邀请参加。我是不信教的，但也怀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了一些活动。

每周星期举行的宗教活动是做“礼拜”，全体教徒群集福音堂，由中国牧师主持，首先唱赞美诗，然后做祈祷，由牧师带领齐声朗诵。大意是感谢天父赠给人们衣食和欢乐，表示永远遵循上帝的旨意，行善积德，并希望上帝保佑人们永远幸福，最后同声念“阿门！”结束。整个过程非常庄严肃穆，教徒们做祷告，

听牧师讲道，都规规矩矩。祷告完毕，由牧师讲读圣经，结合讲些劝人行善的故事和忠告。有时几个牧师宣讲。或齐声朗读一段圣经，唱一首赞美诗，礼拜就算结束。新入教的也可以在这天受洗礼。牧师摸着新入教者的头，问你是否衷心相信上帝，然后从瓶里洒点凉水在你头上，是谓“圣水”，接着又祷告一番，发给你一部圣经，就算正式入教了。

每周星期六下午举行“查经”活动。查经比做礼拜要活跃一些，但程式跟做礼拜差不多。唱赞美诗、祈祷、读经、讲耶稣济世救人的故事，学习耶稣自我牺牲的精神。查经有时候也可到美国牧师家里去做，那内容和形式就更丰富多彩了。除了上面那些活动外，还可以参观洋人的家庭摆设、吃糖果、做游戏、听留声机、看洋画报等，最后每人发给一张洋画片。有吃有玩还有拿，很有诱惑力，所以我们当时都喜欢到美国牧师家里去查经。

通过参加这些活动，我对基督教逐渐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美国牧师的生活方式十分羡慕。但是，我对他们的某些理论很不理解。比如圣经上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过去。”除非是傻子才会这样做，这不是教我们主动去做奴才，任人宰割吗？我觉得这话荒唐可笑。再如圣经上又说：“有钱人想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信奉耶稣的目的就是死后灵魂能进天国。而当时教徒当中大多数是巨商豪绅，连传教的牧师也是生活富裕的。既然这些有钱人死后不能进天国，为什么他们还信教呢？我确得这句话同现实相矛盾。同时，我还发现不少人信教的目的不是求得精神上的解脱，而是希望得到洋人物质上的恩赐。当时确实也有不少人，因为信教得了美国人不少好处。就这样，我始终没有加入基督教，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参加基督教的活动也不感兴趣了。

(二)

遵道中学每年春秋两季招生，毕业一班，招收一班，在校学生经常是3个年级6个班。我进学校时，只招男生，不招女生，后来虽招女生，但女生人数也不多。学校校规很严，禁令很多，学生动辄得咎。如不准谈论国事，不准评论校务，不准亵谈上帝，不准看进步书刊，不准参加校外活动等等，甚至连学生的信件也要检查。1936年下期姚春华担任训育主任以后，对学生管制更严了。他规定学生一律剃光头，穿制服，还在各班暗设“耳目”，稍有“越轨”行为，旋即大祸临头。除叫到办公室训斥一顿之外，还按情节轻重记过处分。三次小过算一次大过，三次大过则开除学籍。上课、开会迟到三次算缺席一次，缺席十八次或事假、病假超过两星期即勒令休学。老师上课常常带箴片，学生稍有倦怠，就有箴片抽来，或者罚站听课。作业不整洁或未完成，则打手心三大板至十余板不等。即使老师上课时出现差错，学生也不能提出异议。记得有一次数学老师上课时，将“零大于负一”说成“零大于一”，有个同学当场指出老师搞错了。那位老师恼羞成怒，说这个同学扰乱课堂秩序，拍桌大骂。结果训育处以扰乱课堂秩序、侮辱师长为由，给予记大过一次。我读初一时，全班有同学72人，到毕业时只剩下20人，其中除休学、转学和留级26人外，其他26人都是陆续被学校开除了。我们这些幸存者，大都是老实巴焦的“小老头”。

不仅如此，老师中一些思想开朗喜欢接近同学的人，学校当局也不欢迎。有位姓赵的英语老师，是从北方流亡来的大学生，待人和气，经常借些新文学书籍如郭沫若、郁达夫、冰心、徐志摩等人的诗歌、小说给学生看，还组织学生开读书会。学校认为他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别有用心，虽然他是基督教徒，也被

辞退了。还有一位姓肖的国文老师，因在课余时间常与学生谈论时事新闻，也被学校借故解聘。

学校四周高墙耸立，学生一进校门，未经许可，不能越雷池一步。因而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校本身也很少与城里其他学校来往，以保持教会学校的“尊严”。

学校的教学设备比较齐全。理化仪器和试验药品，基本上可以完成教科书中的各项实验。动植物课虽无标本，但有图片。美术课有画板和画架，体育课有各种器械和球类，还有大小两个操场和一个室内篮球场。不少教师是从北方流亡来的大学生，教学水平较高。国文课专学古文和书法，学生每天交毛笔大楷字一页，毛笔小楷两百字。作文多为议论文，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救国论”、“攘外必先安内”等等。数学作业每天至少10题，理化作业每次不少于5题，每篇古文以及英语单词都要默写背诵。因此，学生的负担很重，课余活动根本无法开展，光读死书而已。学校只抓考试成绩，至于毕业后能否考取高中，学校一概不管，也没有谁来比升学率。

(三)

1937年下期我初中毕业，考取了长沙妙高峰中学读高中，此后就和遵道中学失去联系。

1946年春，我又回到遵道中学。这次是由亲戚介绍来担任教学工作的。当时，该校因日寇沦陷醴陵搬到西乡汤家坪汤氏宗祠开学，教师七八人，学生约八、九十人，分三个班，男女兼收。这时，姚春华早已当上校长。由于各方面条件太差，教师大都不是教徒，学生人数剧减，原来的清规戒律无法实行，学校气氛比